

陪都舊事

——黃芪燉雞想老杜

● 陶芳辰

滿院姐妹進進出出

民國二十八年春，我隨家人逃難到戰時陪都重慶，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認識了北洋政府國務總理熊希齡的女公子熊芷女士，承她介紹我到「新運總會」婦女指導委員會工作。

記得那天正是「三八」婦女節前夕，我在市商會的大廈裡找到了婦委會辦公的地方。這是一個半新式的建築，一座四合樓房，婦委會借用了右首一排房屋，樓下辦公，樓上是職員宿舍。當我走進大天井時，只見滿院子的姊妹們七手八腳的在忙著做個人的事情，有的伏案執筆揮毫，有的登上梯子，在四週牆壁和柱子上張貼標語和漫畫。我知道她們是在佈置第二天的會場。那緊張而熱烈的場面，使我感動得熱淚盈眶。我後悔沒有早日參加這個抗日救亡工作。

當我會過了總幹事張藹真時，她看了熊女士的介紹信，又看了我的履歷後，便開始向我介紹婦委會的情形。她說：「我們婦委會一共有十個工作部門——總務組、慰勞組、訓練組、戰地服務組、生產事業組、兒童保育組、生活指導組、

文化事業組、鄉村服務組和一個聯絡委員會，不知你喜歡參加那個部門？」接著她又說：「看你的履歷，應該請你擔任一席股長，但各組的股長都已有入人了，只有總務組還缺一位事務股長，不知你肯幫忙不？」我稍微考慮了一下說：「過去我一向都是教書，對事務極少經驗，恐怕不能勝任，但如能給我一個機會，也很願意盡我的能力試試看。」因為當時我是多麼羨慕那些已先期加入救亡工作的姊妹們啊。

張藹真總幹事是王世圻夫人，後來曾任監察委員，是位非常能幹的長官，她含笑點點頭，用手按了兩下桌上的呼人鈴，一個工友走進來，總幹事吩咐他把總務組長請來。一會兒一位年約三十來歲，身材苗條的少婦快步走了進來。總幹事指著我向組長介紹說：「這位是密斯陶，熊女士介紹來的，我想請她擔任事務股長，你看怎樣？」組長不等總幹事說完，堆了滿臉的笑容說：「那太好了！」接著用她那一雙靈活的眼睛，不住的向我上下打量。我有些忐忑不安了；天曉得，我又如何能辦事務呢。

「你們兩位先談談吧。」總幹事說完，又拿

起了手邊的公事。

我們走出了辦公室，組長在走廊上和我邊走邊談著。她告訴我：「總務組裡共有十位姊妹，除文書股和會計股已很健全外，尚有一個美術股，現只有一位小妹妹在負責。此外，事務股裡現有兩位股員，一位是密斯吳，才由戰幹團調來的，人不過十八九歲，但做起事來卻極老練，一切採買大小粗細的事都由她負責。另外一位密斯陳，人很老實，會裡的公物都由她保管。」這時我們已走到走廊盡頭，滿院子的姊妹們出出進進，仍舊穿梭似的忙碌著。

敬老杜三分怕三分

在大天井右首，靠近走廊處放了兩張方桌拼成的長台子，上面放了些筆墨等物。一位身材高大的人正伏案執筆疾書，她是在寫標語。

「密斯陶，我現在給你介紹一位本組的同事。」組長說著，我們一齊下了台階，朝方桌處走去。我們沒有立刻驚動這寫字的人，只悄悄站在她身邊。見她寫了一手漂亮的顏體大字，運筆嫺熟，氣勢渾厚，使我起了莫大的敬意。這人穿

了一件藍布旗袍，平底黑皮鞋，面上架著一副圓光黑邊眼鏡，梳著男式西裝頭。蠟黃色的面頰上，不會施過一點脂粉，兩隻微微凹下的眼睛，我猜想她一定是廣東人，從她那毫無血色的雙唇上，我又想她可能在患著貧血。當我腦子裡正不住胡思亂想時，一張大條標語寫好了，只見她把筆往桌上一放，抬起頭，直起腰，微笑著向四週環顧了一下，大有躊躇滿志之意。

「老杜，真要得！」組長讚美完，接著向我介紹說：「這位是密斯杜，我們的文書股長，人們都稱她『老杜』。你看，她的字寫得多漂亮！」

「敬佩得很！」我由內心裡說出這句話來。「請幾（指）教。」果然老杜說的正是廣東官話。

第二天早晨，市商會的大天井裡站滿了各界婦女的隊伍，五花十色的隊旗在人們頭頂上招展著。九點鐘整，我們的指導長蔣夫人準時駕到。夫人快步走上講台，開始向各界婦女訓話，夫人向各界婦女大聲疾呼：「紀念『三八』，全國婦女要團結起來！抗日救亡人人有責！」言詞懇切，情勢激昂。各界婦女站下面屏息恭聽，全場裡的氣氛莊嚴肅穆。突然，站在我身旁的老杜倒在地上，我當時嚇得手足無措，可是同事們對她的暈倒，似乎是司空見慣了。兩三位同事悄悄把她抬起來，我也在旁助了一臂之力，由後面走廊繞過去，送到樓上宿舍裡，把她安放在床上。一會兒看她醒過來了，我才安心的離去。

這天晚飯後同事都回到宿舍，大家圍在老杜

床前擺龍門陣。說說笑笑熱鬧非常。最後老杜又大談食補之道。

老杜在總務組裡是個老大姐，誰都敬她三分，但她身體不好，脾氣有些古怪，誰也都暗暗怕她三分。除了那位會計股長密斯方，天生的一張能說善道的嘴巴，又愛和人開玩笑。講起話來，尖酸酸酸的，叫你哭笑不得，氣惱不得。老杜拿她最沒辦法。

「老杜呀，這次的黃芪燉雞湯怎麼不靈啦！密斯方故意把『靈』字聲音提高些，拉長些，面部做了一個怪樣兒。說完抿著嘴，忍著笑，用眼斜睨著老杜，等她的回答。

「還說哪，還不是你會計股長害的！」老杜說完，故意把嘴一撇，假裝小孩子生氣的樣子。

「喲，這就怪啦，你生病怎麼是我害的呢？」

「自然啦，你是知道的，我的黃芪燉雞湯要每月按時吃才有效，假如在一個星期以前吃了它，今早暈倒的事便不會發生了。偏是你會計股長和我這窮人過不去，害得我今早才把它吃進肚裡。我絕不懷疑黃芪燉雞湯是無上補品，無奈吃的太遲了，能說不是你會計股長害的嗎？」

「好一番妙論！」密斯方剛要接著說下去，老杜噗嗤一聲笑了，全屋的人都大笑起來。

自然密斯方是不會就這樣緘默下去的，一陣陣的笑聲在宿舍裡像潮水似的起伏著。

師母關懷永生難忘

重慶的四月下旬，仍有些料峭寒意。一次不

小心，我著了涼，咳嗽起來。當時一則因為年輕，不知注意身體，一則明知自己不是一個事務人才，卻愛上了這份工作，認為只要對國家有些許助益，那怕是赴湯蹈火，我也要搶在人們前面。就這樣我發起高燒來，燒到華氏一百零五度，爬不起來了。而且吐出的痰，竟是鐵鏽顏色的。婦委會當局替我請來一位醫生，是戴師母陪他來的。戴師母是已入中國籍的外國人，蔣夫人的顧問；是盡人皆知在在南京大屠殺時，藉著她那張外國面孔，拯救了無數中國婦女的仁慈又勇敢的偉人。當我聽醫生告訴戴師母，我患的是肺炎時，戴師母的面色立刻變得凝重起來，因為當時盤尼西林藥尚未發明，這病是無藥可醫的。

戴師母送走了醫生，再回到我床邊，要我住在她的小屋裡。她說：「這裡人太多，同事們吵你，不能靜養。」

戴師母和我們同住在一棟樓裡，我們住樓梯右首一個大房間，一張張的床位整齊的排成兩行。兩床之間只容下一個人走路的空間。戴師母是單獨住在左首一間小屋。當時我無力的搖搖頭。戴師母坐在我對面床上竟流下淚來，我不知該怎麼辦好，本能的點了一下頭。戴師母立刻站起來，由外面找來了一位男工友，她親自和這位工友把我連人帶床的抬起來，送進了自己房間，把我的床靠著牆放下，於是我便把她的屋子擠得滿滿的了。她又匆匆走下樓，不知找什麼人寫了一張條子，貼在房門口，禁止任何人來看我，從此我便被「軟禁」起來。

同事們下了班，知道我已搬到戴師母房間，

一個個都來看我，卻被戴師母氣兇兇的給趕出去，同時指著房門口牆壁上貼的條子給她們看。有時我想和戴師母講句話，她立刻用食指在自己緊閉著的雙唇中間一豎，表示不准我講話，我只好把想說的話咽了下去。從此除三餐有位女工按時送碗牛奶或藕粉來之外，每天便是閉目養神，或是望著天花板發呆。

我床邊一片牆是同事們上下樓必經之路。當她們路過我床邊時，照例的敲敲牆。當時，如果戴師母在房間裡，我便裝做沒聽見。如果她不在，我也輕敲兩下，表示屋裡只有我一人。這時，總會有一兩個頭伸進來，帶來幾句問候的話，同時還夾著一兩句老杜對戴師母不友善的批評。接著是一兩個橘柑丟了進來，我急忙把它藏進被窩裡。自然，戴師母對我的關懷和照顧，是我永生難忘的。

大轟炸中同躲警報

五月三日上午，淒厲的警報聲大響起來。同事們紛紛拿著自己的細軟，逃到樓下簡陋的防空洞裡。她們要我起來一同躲警報。但我沒有這個力氣，謝了她們的好意，獨自一人睡在床上。一會兒隆隆的機聲響了，炸彈聲此起彼落，震耳欲聾。我的床舖也在搖擺，屋頂的洋灰碎片落在我床上、臉上。這時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反不覺害怕。

事後聽說重慶損失很重，人人如驚弓之鳥。第二天上午，警報聲又大響，同事們硬把我拖下床，攙扶著走下樓，在防空洞裡給我放了一把椅

子。全洞的人只有坐椅子的特權，感激之情，不能自己。

在防空洞裡呆了好久沒聽到解除警報聲，有人走出去看看，回來說：

「不得了啦！警報器被炸壞了。敵機雖早已走了，可是我們這條街左右都燒起大火來，火勢漸漸接近我們會址了。」

這時，突然又聽說：

「夫人冒著警報未解除的危險，攜新運總會總幹事黃仁霖先生駕到。她已接洽好會家岩求精中學空出來的校舍，做為我們的會址。囑咐全體同仁搶救公物，即時搬入求精中學。」

過一會兒又有人來說：

「夫人詢問有無生病職員，可乘坐她的轎車，命黃仁霖先生，先護送至求精中學。」

這時有人攙扶著我走近夫人座車。那魁偉高大的黃仁霖先生站在車旁，用他一隻大掌握著我的上臂，把我送進車廂，安置坐好，我才發現老杜已先坐在車裡了；她手裡還抱著一只熱水瓶。

不知是感動還是慚愧，我的淚水控制不住，流了下來。夫人的高瞻遠矚，以及愛民如子情懷，不能不使我感激涕零，而自己既不才又多病，蒙受如此關懷與殊恩，慚愧之情，又怎能自己！

求精中學，一個空空蕩蕩的大校舍。學生們早就走光了。車子直開入校園內，停在一個建築物門前，只有兩三層台階，卻走得我非常吃力。

靠左首一間空且大的房屋，名副其實的「家徒四壁」。黃先生把我們送到這間房裡，我向他道了謝，一下便臥倒在地上了。老杜也一聲不響的坐

在地板上。

肺炎好了她也轉進

下午兩點半鐘，我和老杜從早起到現在尚未進過飯食，已是饑腸轆轆。原來老杜的熱水瓶是空的，想喝水都沒有。老杜不停的吵餓、吵渴；不停的站起來，由窗口望出去。偌大的校園，像死一般的沉寂，連個人影兒也不見，遑論可以找到能解決民生問題的地方。

突然一陣急促腳步聲，一個十五歲大的男孩子奔了進來。一聲「五姨！」便撲在我身上。緊緊握著我的手，嘴裡喃喃的說：

「五姨，急死我了。在學校裡聽說婦女指導委員會被炸了，我立刻向訓導處請假，先到大三元，買了一盒又燒包，擠公共汽車。人太多了，幾乎擠不進去。好容易到婦女指導委員會，滿院子的人，滿院子的雜物，到處也找不到五姨。問了半天，才知五姨已被送到這裡。再重上公共汽車，這次更擠了，把我手中又燒包的紙盒完全擠扁了。五姨，你看這個！」說著他拿起一個不成形的紙盒給我。

我們這一幕感人鏡頭，把身邊的老杜給看傻了。她紅著眼睛說：「人皆有親戚，我獨無！」我把自己激動的情緒稍微克制了一下，忙說：「四海之內皆親戚也。鵬！快喊杜姨，杜姨正餓了，快把又燒包先拿給杜姨吃。」

聰明而熱心的外甥田鵬立刻捧著紙盒，把壓得不成形的又燒包送給老杜。同時拿起熱水瓶，想給她倒水喝，卻發現是個空瓶。田鵬自言自語

的說：「沒關係，街上有賣開水的，我馬上買一瓶來。」又急又累，喘著氣，還沒有平靜下來的外甥，又拿著熱水瓶，一溜煙似的跑出去了。

我告訴老杜：「田鵬是我姐姐的孩子，南開中學高中一年級學生。他父親是津浦鐵路工程師，現正趕修滇緬路。母親帶著三個小男孩和一個小女孩，才離開重慶不久，暫住畢節，爲的是那禮物價低，沒有警報威脅，可以讓姐夫在前方安心工作，免除他後顧之憂。同時把兩個最大的一兒一女留在重慶。女兒讀南開初二。名義上是交給我照顧他們，現在卻反過來，讓孩子照顧起我來了。我這時的心情，你該不難想像得知。」

老杜忙說：「不要再講話了，你病還沒好，如果戴師母在這裡，又要罵人了。不過，我真羨慕你有這樣一位偉大的姐姐。」

天黑前，會裡的同事們押運公物，一批一批的到來。她們累得精疲力盡，自顧不暇，當然誰也顧不了我和老杜。第二天爲了躲避警報時間，天剛亮全體同仁又回到舊會址，搬運公物去了。偌大的校園裡依舊只有我和老杜兩人。

上午十一時警報聲又大響起來。老杜站在窗前向外張望，她說：「奇怪，有三三兩兩的人由遠處向我們這棟樓走來，然後又繞到後面去，可能後面有防空洞，或是可以隱避的地方。我們也走去看看吧。」

有了昨天的大轟炸，知道不設法躲避，確是不聰明的事。於是我倆彼此攙扶著繞到後面，那裡有一條崎嶇的小路，向前走是一條很長、可以通到下面的石階；石階是用不整齊天然石塊鋪成

的，我們拾階而下，還沒走五六層石階，老杜忽然大叫：「啊！嘉陵江。」這時我也忘了累，只見一條長長江水就在我們腳下。再走約十幾級，我們便可站在江邊了。雖然嚮往已久的嘉陵江給了我極大的誘惑，無奈這時我們的腿都已力不從心，無法再走下去。在半山腰裡，距我們幾步之遙，有一塊約二尺厚像圓桌面的大石塊，伸出一半來。我倆連爬帶走的移到這塊大石下，做爲臨時避難所。就這樣一連跑了兩天警報，我那軟弱無力的腿竟強硬起來了，連肺炎也給跑好了。不再咳了。能說這不是奇蹟嗎？

李戴張冠竟成名句

是一個晚飯後的時節，婦委會自從遷到求精中學校址辦公後，在蔣夫人領導下，已展開了積極救亡工作。這時，我已調到訓練組服務，可是仍和總務組的十個姊妹住在一間宿舍裡。這間屋子當中放了三張五層櫃拼成的一個桌子，四週是十張白漆小鐵床，此外別無其他家具。大家回到宿舍，看書也好，聊天也好，做活也好，總是不離自己的床位。

這天依舊和往常一樣，十張床上坐著的、躺著的，各人在做個人的事情。

老杜背後靠了一疊棉被，半躺半坐的在自己床上，手裡舉著一張十行紙，口裡不住的短唱低吟著。

「諸位請聽，今天老杜一定是又有什麼佳作了。這半天來似乎越哼越起勁兒。」老杜旁邊床上的密斯方又在找機會向老杜進攻了。

「啊！一點不錯，我這裡寫了六首詩是詠密斯吳的，預備馬上就讀給你們聽哩。」老杜很得意的微笑着。

老杜對床面上的密斯吳正在帳子裡看情書，聽老杜說那詩是寫她的，知道定是在戲弄她，便把頭伸出來，大聲的說：「老杜，不要拿人家尋開心啊！」

「那個拿你尋開心，我只是羨慕你那位劉先生，真是那生修來的福氣……」

「胡說！那個的先生？」密斯吳故意做出生氣的樣子。

「哦，不是你的先生，是男朋友，未來的……」

「該死，老杜！」

老杜看密斯吳愈是著急，她愈得意的拉著廣東腔兒，抑揚頓挫的把六首剛寫好的詩朗誦起來，接著由屋子四週起了一片笑聲。這時密斯吳漲紅著臉，突然由床上跳下來，冷不防的從老杜手裡把那張十行紙搶過來，撕成粉碎。半惱半笑的說：「老杜，不跟你好啦，專門欺負我！」

「撕的再碎些也沒有用處，我把它收在我的『川鹽集』裡面了。你知道四川的鹽是特別鹹的，所謂鹹中有味。我的詩集取名川鹽者，以其有味也。凡是收在川鹽集裡的詩，將來我還預備刊印出來呢。」老杜像逗小孩子似的，把密斯吳逗的亂叫亂鬧，給一屋子的人來取笑。

這時密斯方忽然一本正經的對我說：「密斯陶，你看密斯吳被老杜欺負成這個樣兒，你就不幫幫忙嗎？要是有人欺負了我的小劉，那我可不

答應。」

知道密斯方是在挑撥我，故意問她說：「要我怎樣幫忙呢？」

「聽說你是學國文的，你何妨也給老杜寫一首，替密斯吳出出氣。」

同時我還可以供給你材料，前天不是密斯吳騙老杜說，樓下有一封桂林寄來的航空信嗎，誰知竟惹起老杜的心事，害得她兩夜都沒有睡著。這桂林的人兒到底是誰？大有研究的必要了。」

密斯方話剛說完，便聽到一片嘻嘻笑笑向老杜起哄的聲音。老杜只好苦笑著說：「那是我的朋友，有什麼關係。我不會像你們那樣傻，談什麼戀愛，一個人自由自在多舒服。」

這時密斯吳雙手舉著一張紙，一隻鋼筆，走到我面前大聲的說：「擁護我們的股長！」

情勢所迫，不容我推辭，更不許我多加思索，拿起筆，匆促寫成下面小詞一首，遞給密斯方，請她代為朗誦，至於押韻與否，平仄如何，我全不去管它了。

調寄浪淘沙一首贈老杜

窗外月團圓，獨倚床欄，桂林航信又虛傳，恨將離人捉弄苦，幾夜失眠。往事莫牽牽，詩意綿綿，且將心事紙中宣，同是寄情休管那，李戴張冠。

一霎時「李戴張冠」竟成了名句。密斯吳笑了，大家都笑了。老杜也勉強笑笑，同時又狠狠的說：

「好！密斯陶等著吧！」

止了嘈雜的說笑聲，五分鐘後已是一片寂靜。

天外王郎干卿底事

吃早點的人們漸漸走光了，飯廳裡每張桌子上仍是整潔的放著四個個空了的小菜碟，和八個已吃過稀飯的空碗。筷子、竹筴子，放置得和未吃飯前一樣端正。這是蔣夫人指導我們實行新生活的第一課。當我和密斯方最後由飯廳走出來時，只見老杜位子上那碗特製的豬肝稀飯，還是滿滿的，沒有吃過。

「噢，老杜怎麼沒來吃稀飯？」密斯方說。
「早晨我起床時，老杜已不在床上了，今天她起得最早，怎麼到現在還不來吃早點？我也有些奇怪。」

我們兩人一邊說著話，一邊走進總務組辦公室。只見老杜獨自坐在辦公室裡，正聚精會神的在寫什麼。我們兩個不約而同的一齊喊出來。

「老杜，好用功啊！你的豬肝稀飯已涼啦，還不去吃。」

老杜抬起頭，很得意的樣子，招招手叫我們過去，指著桌上一張寫滿了字的十行紙向我們說：

「昨天密斯陶向我挑戰，好！這裡有你八首。」

我笑著說：「你這八首之中，可有一句能和我『李戴張冠』媲美嗎？」

自然，你看這句，老杜順口吟出來：「天外……有……王……郎」（註一）還不夠好嗎？」

我故意氣她說：「天外王郎干卿底事？」

「好啦，好啦，你也不要和她鬥嘴。我看『來而不往』總顯得差一點。密斯陶你再……」密斯方又抓著機會了。

「你倒是挑詞嫁訟的好手。也不怕……」我的話還沒說完，上班鈴響了。同事們一個個走進來，我也忙向訓練組辦公室走去，當我跨出總務組辦公室時，只聽密斯方說：「密斯陶，咱們不能含糊啊！」

「來了，來了。正說曹操，曹操就到了……」這天晚上我回到宿舍時，聽到屋裡有人這樣說。

「你們在背後講我什麼話？」我說著，一步跨進門來。屋子裡起了一陣掌聲，弄得我莫名其妙。

「有什麼大作快拿出來！」

「仍請密斯方朗誦！」

「贊成！」

「贊成！」

「一致通過！」

耳朵裡只聽得一片嘈雜的聲音，我也不去管她們，便往自己床上一躺，大家似乎有些失望了。

這時老杜十分得意的說：「料她也寫不出什麼來，我老杜既不交男友，更不談戀愛，你能謔些什麼？」

我考慮了一下，終於忍不住了，心想反正是遊戲之作，無需再多推諉。於是我說：「詩是有的，只是這次不公開了。你們不關心老杜，我倒是很注意她的健康。一再使她絞腦汁，我還有些



作者(中排左)偕夫婿王世中院士(中右)與家人合影。

不忍呢。這一首是給她的忠告，希望她能聽我的話，從此不再作詩。假如還是執迷不悟，以後再寫些什麼來，恕我不再奉和了。」說完我把身邊一張紙條兒取出來，搓成一個小團兒，丟給老杜。

老杜還未看完一半，早被手快的密斯吳給搶過去，七八個頭擠在一起，讀一句，笑一陣。斷斷續續把我這首歪詩讀完時，這間偌大的宿舍，幾乎被歡浪笑謔的聲音給漲破了。

下面便是我那首「五古」：

秋風盪帷帳，阿杜心自傷。情思無由寄，終日索枯腸。才寫詩六首，又添八段長。心腦共憔悴，肌膚瘦且黃。瘦黃非所宜，速將補品嘗。豬肝日一碗，雞蛋食必雙。更有鮮牛乳(註二)，黃芪燉雞湯。補品滿窗台，詩韻半鐵床。可憐杜家女，奈何自尋忙？勸君勿作詩，願君莫悲傷。行樂須及時，何不習歌唱？新來郭二哥(女同事姓郭，喜男裝，人皆以郭二哥稱)，珠喉抑且揚。二五歌詠日(星期二與星期五

)，一曲快心腸。久聞胡家姐，最愛酸梅湯。黃昏結伴出，冰店好風光，從此束詩冊，莫為「川鹽」忙。

這一次同事們最欣賞的是我那句「黃芪燉雞湯」。她們說：「密斯陶你真成，黃芪燉雞湯也能入詩。」過一天，這首不肯公開的詩卻不脛而走。「黃芪燉雞湯」更是膾炙人口，連其他組裡的同事們見著老杜時，也愛問一句：

「老杜呀，今天的黃芪燉雞湯又吃過了嗎？」問得老杜啼笑皆非。我後悔自己未免謔而虐了。

二五歌一曲快心腸

民國四十七年，蔣夫人率領各首長夫人到南部慰勞時，我曾由台南趕到高雄車站，隨夫人隊到左營等處轉了一圈。一路承陳紀彝女士告訴前婦女指導委員會諸同仁消息，聽說老杜沒有出來。在中央政府來台時，回到她的家鄉廣東去了，多病的老杜，不知近年來她的身體怎樣，想起老杜詩裡的「天外王郎」，現在不但滯返故國，而且已是我三個兒子的父親，六個孫男女的祖父了，可是老杜呢？在中共統治下，她還有黃芪燉雞湯吃嗎？

●註一：「天外王郎」，時外子王世中正留學德國。

●註二：「鮮牛乳」，蔣夫人宋美齡女士飼養乳牛一頭，除自用外，每日將多餘鮮乳分贈與婦委會體弱或生病同仁，老杜為固定享有飲乳者。